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九期

文學略說

民國廿五年二月出版

030
655
15:

文學略說

文學分三項論之。一論著作之文與獨行之文有別。二論駢體散體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論周秦以來文章之盛衰。

一著作之文與獨行之文 著作之文云者。一書首尾各篇。互有關係者

也。獨行之文云者。一書每篇各自獨立。不生關係者也。準是論之。則周易

春秋周官儀禮諸子。著作之文也。儀禮雖分十七篇而互有關係詩書獨行之文也。孔子新

刪詩。如後世之總集。惟商初周初諸篇偶有關係。然各篇不相接者多。與

春秋編年者異撰。或同時並列三篇。或曠數百年而僅存一篇。自堯至秦。

一千七百年中。商書殘缺。夏書則於后羿寒浞之事。一無紀載。蓋書本各

王乘
諸祖
孫世



人各作。不相系聯。孔子刪而集之。亦猶夫詩矣。後人文集。多獨行之文。惟正史爲著作之文耳。以故著作之文。以史類爲主。而周末諸子。說理者爲後起。老墨莊申韓孟荀是也。惟呂覽是獨行之文。編集而爲著作者也。著作之盛。周末爲最。顧獨在諸子。史部不能與抗。至漢。太史公繼春秋而作。史部始盛。此後子書。西漢有陸賈新語。真偽不可知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後歸入經部桓寬鹽鐵論。集當時郡國賢良商論鹽鐵權衡事楊雄法言。東漢有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全書不見荀悅申鑒。徐幹中論。持較周秦諸子。說理固不逮。文筆亦漸遜矣。然魏文帝論文。不數宴游之作。而獨稱徐幹爲不朽者。蓋猶視著作之文。尊於獨行者也。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類。王充謂司馬子長累積篇第。文以萬數。然

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
幾之才。不能成也。論衡超奇篇此爲抑揚秦過。史記雖襲前文。其爲去取。亦甚
難矣。充又數稱桓君山。謂說論之徒。君山爲甲。今桓譚書不可見。惟羣書
治要略載數篇。亦無甚高深處。而充稱爲素丞相者。蓋王桓氣味相投。能
破壞不能建立。此卽邱光庭兼明書之發端也。東漢人皆信陰陽五行王
書祕之帳中。中郎長於碑版。能爲獨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至於三國典論全書不可見。劉劭人物志
論官人之法。行文精鍊。漢人所不能爲。隋志入之名家。以其書品評人物。
綜覈名實。於名家爲近也。其論英雄。謂張良英而不雄。韓信雄而不英。體
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爲相。雄
可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

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語似突梯。而頗合當時情理。晉世重清談。宜多著作之文。然而無有者。蓋清談務簡。異於論哲學也。樂廣擅清言。而不著書。世說新語云。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廣辭約而旨達。皆此類。故無長篇大論。其時子書有抱朴子等。抱朴

子外篇論儒術
內篇論錄丹

顏之推譏之。以爲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
斲。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爾。顏氏家訓言處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精於
小學。故有音辭篇。信奉釋氏。故有歸心篇。其書與今燉煌石室所出太公
家教類似。之推文學之士。多學問語。太公不知何人。或爲隋唐間老農。學
問有深淺。故文筆異雅俗耳。李習之謂太公家教與文中子爲一類。不知
文中子夸飾禮樂。而家教則否。余故謂是家訓之類也。唐人子部絕少。後
理學家用禪宗語錄體著書。亦入子部。其文字鄙俚。故顧亭林譏之曰夫
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矣。

史部之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皆一手所作。宋書齊書梁書陳書亦
然。隋書魏徵等撰。本紀列傳出顏師古孔穎達手。自來經學家作史
惟孔穎達一人天文

律歷五行三志。出李淳風手。新唐書宋祁撰列傳。歐陽修撰志。雖出兩人。文筆不甚相遠。晉書出多人之手。舊唐書號稱劉昫撰。昫實總裁而已。舊五代史薛居正撰。恐亦非一人之作。歐陽修新五代史。固出一手。然見聞不廣。遺漏泰多。遼金元三史皆雜湊而成。惟東都事略乃王偁一人之作。明史本萬斯同所作。但有列傳。無本紀表志。余弟子朱逖先在北京購得稿本。體裁工整。而紙色如新。未敢決然置信。然文筆簡鍊。殆非季野不能爲。王鴻緒橫雲山人明史稿。紀表志傳具備。而刪去萬曆以後列傳。乾隆時重修明史。則又出多人之手矣。編年史如漢紀後漢紀十六國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國春秋真偽不可知通鑑一書。周秦兩漢爲劉奉世所纂。六朝爲劉恕所纂。隋唐爲范祖禹所纂。雖出衆手。而溫公自加刊正。臣光曰云云。皆溫

公自撰。亦可稱一手所成者也。大氏事出一手者爲著作之文。史部子部應分言之反之則非著作之文。宋人稱新五代史可方駕史記。史記安可幾及。以後世史部獨修者少。故特重視之耳。

左國史漢中之奏議書札。皆獨行之文也。西漢以前文集未著。楚辭一類。爲辭章之總集。漢人獨行之文。皆有爲而作。或爲奏議。或爲書札。鮮有以論爲名者。其析理論事。僅延篤仁孝先後論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論之屬皆是設論。非論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篤之論爲論之首也。魏晉六朝崇尚清談。裴頠崇有。范縝神滅。斯爲傑構。清談者宗師老子。以無爲貴。故裴頠作論以破其說。宏明集所收。多揚玄虛之旨。范縝遠承公孟。太史公云學者多言無鬼神近宗阮瞻。昌論無鬼。謂形之於神。猶

刀之於利。未聞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是仍以清談破佛法也。此種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後不可見。近世曾滌笙言古文之法。無施不可。獨短於說理。方望溪有文是以載道之言曾氏作此說是所見過望溪已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說理。古人之書。莊子奇詭。孟荀平易。皆能說理。韓非解老喻老。說理亦未嘗不明。降格以求。猶有崇有神滅之作。何嘗短於說理哉。後人爲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說理耳。然而宗派不同。門戶各別。彼所謂古文。非吾所謂古文也。彼所謂古文者。上攀秦漢。下法唐宋。中間不取魏晉六朝。秦漢高文。本非說理之作。相如子雲。一代宗工。皆不能說理。韓柳爲文。雖云根柢經子。實則但摹相如子雲耳。持韓較柳。柳猶可以說理。韓尤非其倫矣。柳遭廢黜不能著成一書年爲之限惜也。蓋理有事理名理之別。事理之文。唐宋人尙能命筆。名理之文。惟晚

周與六朝人能爲之。古文家既不敢上規周秦。又不願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說理矣。要之文各有體。法律條文。自古至今。其體不變。漢律唐律。如出一轍。算術說解。自九章而下。亦別自成派。良以非此文體。無以說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上之周秦諸子。下之魏晉六朝。舍此文體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論事之辨。固已難矣。然則古人之文。各類齊備。後世所學。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獨短於說理。乃唐宋八家下逮歸方之作。獨短於說理耳。

史部之文。班馬最卓。後世學步。無人能及。傳之與碑。文體攸殊。傳純敘事。碑兼文質。而宋人造碑。宛然列傳。昌黎以二千餘字作董晉行狀。其他碑誌。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漸有長者。子由作東坡墓志。字近七千。

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晦庵作韓魏公志。文成四萬。亦不能收束。持較史漢千餘字之李斯列傳。七八千字之項羽本紀。皆收束得住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後人無作長篇之力量。則不能不學韓柳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謂起伏照應之法。凡爲作長篇不易收束而設也。此法宋人猶罕言。明人乃常言爾。是故卽論單篇獨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後世史須官修。不許私撰。學成班馬。技等屠龍。惟子書無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載筆之士。率留意獨行之文。不尙著作。理學之士。創爲語錄。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餘皆單篇孤行。未有巨製。豈不以屠龍之技爲不足學耶。今吳江有寶帶橋。綿亘半里。列洞七十。傳爲胡元時造。福建泉州有萬安橋。長及二里。傳爲蔡襄所造。此皆絕技。後人更無傳者。何者。師不以傳之。

弟子。弟子亦不願受之於師。以學而無所可用也。著作之文。每下愈況。亦猶此矣。

二駢文散文各有體要。駢文散文。各有短長。言宜單者。不能使之偶。語合偶者。不能使之單。周禮儀禮。同出周公。而周禮爲偶。儀禮則單。蓋設官分職。種別類殊。不偶則頭緒不清。入門上階。一人所獨。爲偶則語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爲偶。春秋則單。以陰陽剛柔。非偶不行。年經月緯。非單莫屬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則所謂辭尙體要矣。

駢散之分。實始於唐。古無是也。晉宋兩代。駢已盛行。然屬對自然。不尙工切。晉人作文。好爲迅速。蘭亭序。醉後之作。文不加點。卽其例也。昭明文選。則以沉思翰藻爲主。蘭亭速成。乖於沉思。文采不豔。又異翰藻。是故屏而

弗錄。然魏晉佳論。譬如淵海。華美精辨。各自擅場。但取華美。而棄精辨。一偏之見。豈爲允當。顧文選所收對偶之文。猶未極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鏤金錯采。清順之氣。於焉衰歇。所以然者。北人南學。如溫子昇輩是得

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極。於是初唐四傑廓清之功。不可沒也。顏師古

寺塔記銘有意爲文即不能工楊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爲降及中葉。

李義山始專力於對仗。爲宋人四六之先導。王子安落霞孤鶩二語。本寫

當時眼前景物。而宋人橫謂落霞飛蛾之號。以對孤鶩。乃爲甚工。宋人多筆

此語其可笑有如此者。駢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當時表奏皆用四六。故上

下風行耳。歐陽永叔以四六得第。雖宗韓柳。不非駢體。永叔舉進士試左

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門而外蛇東坡雖亦作四六。而常譏駢體。平心論

傷新鬼大而故鬼小語頗以自矜

之宋人四六實有可議處也。清乾隆時。作駢體者規摹燕許。斐然可觀。李申耆選駢體文鈔。申耆姚姬傳之弟子肄業鍾山書院反對師說乃作是書取過秦論報任少卿書。一切以爲駢體。則何以異於桐城耶。阮芸臺妄謂古人有文有辭。辭卽散體。文卽駢體。舉孔子文言以證文必駢體。不悟繫辭稱辭亦駢體也。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余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爲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爭。姚自倚老耄。不肯置辯。或語季剛。訶斥桐城。非姚所懼。詆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於無形。由今觀之。駢散二者。本難偏廢。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

鄒陽縱橫家也。觀其上書。鄒陽七篇漢志入縱橫家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周孔之作不論論漢人之作相如子雲之

文非有爲而作
故特數鄒陽

行文以駢。而文氣之盛。異於後之四六。是故謂駢體氣弱。

未爲篤論。宋子京筆記。謂作史不應有駢語。劉子玄亦云。史文用駢。似簫
笛雜鞀鼓。脂粉飾壯士。此謂敘事不宜用駢也。不僅宋子京劉子玄知此。
六朝人作史。亦無用駢語者。唐詔令皆用駢體。而歐陽永叔撰新唐書。一
切削去。此則泰過。夫詔令以駢而不可錄。罪人供狀。詞旨鄙俚。莫此爲甚。
何爲而可錄耶。後人不願爲散體者。謂散體短於說理。不知崇有神滅之
作。亦匪易爲。若夫桐城派導源震川。堯峯然陽湖略變其法。而大旨則同。震
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曾滌笙譏之曰神乎味
乎。徒辭費耳。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至於散之譏駢。謂近俳優。此亦
未當。玉谿而後。雕績滿眼。弊固然矣。若文選所錄。固無襞積擁腫之病也。

今以口說衡之。歷舉數事。不得不駢。單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並用。乃達神旨。以故駢散之爭。實屬無謂。若立意爲駢。或有心作散。比於削趾適履。可無須爾。

駢散合一之說。汪容甫倡之。李申耆和之。然晉人爲文。如天馬行空。絕無依傍。隨筆寫去。使人難分段落。今觀容甫之文。句句鍛鍊。何嘗有天馬行空之致。容甫譏訶望溪。而湘綺並誚汪方。湘綺之文。才高於汪。取法魏晉。兼宗兩漢。蓋深知明七子之弊。專學西漢。有所不逮。但取晉宋。又不甘心。故其文上取東漢。下取魏晉。而自成湘綺之文也。若論駢散合一。汪李尙非其至。湘綺乃成就耳。然湘綺列傳碑版。摹擬史記。襲其成語。往往有失檢之處。如鄒漢勳傳云。如鄒漢勳者。又何以稱焉。此襲用史記伯夷列傳。

語而有誤也。夫許由卞隨務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實。故作此問。若鄒漢勛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來文章之盛衰。論歷代文學。當自周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初之文。厥維經典。不能論其優劣。春秋而後。始有優劣可言。春秋時文體未備。綜其所作。記事敘言多。而單篇論說少。七國時文體完具。但無碑版一體。鐘鼎雖與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故正式碑版。斷自秦後起也。任昉文章緣起其書真偽不可知所論亦未可信據概而論之。文章大體備於七國。若其細碎。則在六朝。六朝之後。亦有新體。如墓志。本爲不許立碑者設。後世碑與墓志並用。其在六朝。墓志不爲正式文章也。又如壽序。宋以前猶未著。然論文學之盛衰。固不拘於文體之損益。

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爲主。氣之盛衰。不可強爲。大氏見理深。感情重。自然氣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於理者。故篇篇有氣。論感情。亦古人重於後人。顏氏家訓謂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爲東郡。云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非獨愛別離如此。卽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亦惟深於感情者爲然。何者。愛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今以詩經觀之。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可謂甚矣。至於楚辭。離騷之忠怨。國殤之嚴殺。皆各盡其致。漢人敘戰爭者。如項羽本紀。李陵列傳。有如目覩。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極描寫之能事矣。此在後世文人爲之。雖有意描寫。亦不能幾及。何也。其情不至也。大氏抒情之作。往往宜於小說。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敘鬼怪。而不能敘戰

爭攻殺。此由實情所無。想像亦有所不逮。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然人之愛情。豈僅限於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有愛情焉。而後世小說之能事。則盡於述男女而已。

漢人之文。後世以爲高。然說理之作實寡。魏晉漸有說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今人真欲上擬周秦兩漢。恐貽舉鼎絕臙之誚。明七子李空同輩。高談秦漢。其實邯鄲學步耳。後七子如李滄溟文非其至者。而詩尙佳。王鳳洲文勝於滄溟。頗能敍戰爭及奇偉之迹。此亦由於情感激發爾。如楊椒山之事。人人憤慨。故鳳洲所作行狀。有聲有色。顧持較史漢。猶不能及。以史漢文出無心。鳳洲則有意摹擬。着力與不着力。自有間也。

抒情說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說理如七發之類者亦然。賦七發亦類七

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迹。擬作者七啓七命。卽大有逕庭。相如子雲之賦。往往用同偏傍數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覺其重。何也。有氣行乎其間。自然骨力開張也。降及東漢。氣骨卽有不逮。然兩都兩京。以及三都。猶粗具規模。後此則無能爲之者矣。此類文字不關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與體氣有關。漢人之強健。恐什佰於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後世所及。今人發古墓。往往見古人屍骨大於今人。此一證也。武梁祠畫像。其面貌雖不可細辨。然鼻準隆起。有如猶太回回人。此又一證也。漢世尙武之風未替。文人爲將帥者。往往而有。又漢行徵兵制。而其時歌謠。無道行軍之苦者。唐代卽不然。杜詩兵車行石壕吏之屬可徵也。由此可見唐人之體氣。已不逮漢人。此又一證也。以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爲文章。舉重

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不特文章爲然。見於道德者亦然。道德非盡出於禮。亦生於情。情卽有關於體氣。體氣強。則情重。德行則厚。體氣弱。情亦薄。德行亦衰。孔子曰。仁者必有勇。知無勇。不能行仁也。呂氏春秋慎大覽。稱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路性鄙。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今觀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奮袖抽劍。雄雞之冠。與史記所言符合。知孔子之服子路。非僅用禮。亦能以力勝矣。後世理學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爲無孔子之力故耳。濬臺滅明之斬蛟。亦好勇之徵也。夫並生一時代者。體格之殊。當不甚遠。孔子。墨子。時代相接。孔子之勇如此。則墨子之以自苦爲極。若救宋之役。百舍重繭。

而不息。亦可信矣。自兩漢以迄六朝。文氣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世說新語記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爾時膏粱子弟。染於游惰。如此體氣之弱可知矣。有唐國勢。雖不逮兩漢。猶勝於六朝。故燕許大手筆。文雖駢體。氣骨特健。自此一變而爲韓柳之散文。宋代尙文。諱言武事。歐曾王蘇之作。氣骨已劣於韓柳。余常謂文不論駢散。要以氣骨爲主。曾滌笙倡陰陽剛柔之說。合於東人所謂壯美優美者。以歷代之作程之。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猶著。故其文雖不及兩漢。猶有兩漢遺風。宋代國勢已弱。故歐蘇曾王之文。近於六朝。南宋及元。中國旣微。文不成文。洪武肇興。驅逐胡虜。國勢雖不如漢唐。優於趙宋實遠。其異於漢

唐者。漢唐自然盛強。明則有勉強之處耳。明人鑒於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凡外夷入貢。表章須一律寫華文。朝鮮安南文化之國。許其稱臣。南洋小國及滿洲之屬。則降而稱奴。天使冊封。不可逕入其國城。須特建天橋。踰城而入。貢使之入中國者。官秩雖高。見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稱大人。外夷稱中國曰天朝者。卽始於此。諸如此類。卽可見明代國勢之盛。出於勉強。國勢如此。國人體氣恐亦類此。其見於文事者。臺閣體不足爲代表。歸震川閒情冷韻之作。亦不足爲代表。所可代表者。爲前後七子之作。彼等強學秦漢。力不足以赴之。譬如舉鼎絕臙。不自覺其面紅耳赤也。歸震川生長崑山。王鳳洲生長太倉。籍貫同隸蘇州。而氣味差池。震川與鳳洲爭名。二人皆自謂學司馬子長。然鳳洲專取史記描摹之筆。

及濃重之處。震川則以爲史記佳處在閒情冷韻。蓋蘇州人好作冷語。震川之文。蘇州人之文也。震川殆自知秦漢不易學。而又不甘自謂不逮秦漢。故專摹史記之冷語歟。由此遂啓桐城派之先河。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顧其主平淡不主濃重則同。姚姬傳學問之博。勝於方望溪。而文之氣魄則更小。謀篇過六七百字者甚罕。梅伯言修飾更精。而氣體尤不逮矣。曾滌笙學梅伯言而以爲未足。頗有粗枝大葉之作。氣體近於陽剛。此其故亦關於國勢體力。清初國勢之盛。乃滿洲之盛。非漢族之盛。漢人懾伏於滿洲淫威之下。綠營兵丁大氏羸劣。營汎武職官俸薄。往往出爲賈豎。自謀生活。其權力猶不如今之警察。故漢人皆以當兵爲恥。夫不習戎事。則體力弱。及其爲文。自然疲茶矣。曾滌笙自辦團練。以平洪楊之亂。國勢

既變。湘軍亦儼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風骨迥上。得陽剛之氣爲多。雖繼起無人。然並世有王湘綺。亦可云近於陽剛矣。湘綺與滌篴路徑不同。滌篴自桐城入。而不爲八家所囿。湘綺雖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徑實與七子相同。其所爲詩。宛然七子作也。惟明人見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講其他學問。昌黎云。作文宜略識字。七子不能。故雖高談秦漢。終不能逮。湘綺可謂識字者矣。故其文優於七子也。由上所論。歷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國勢及風俗。其彰彰可見者也。

文之變遷。不必依駢散爲論。然綜觀尙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尙文之世作者多駢文。秦漢尙武。故爲散文。駢句罕見。東漢崇儒術。漸有駢句。魏晉南朝。純乎尙文。故駢儷盛行。唐代尙武。散體復興。

唐人散體非始於韓柳。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

耳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趣於散惟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漸厚宋不尙武。故其
文通行四六。作散文者。僅歐曾王蘇數人而已。姚姬傳云論文章雖朱子
爲後世場屋之文。祖呂東萊陳止齋葉水心之學。問雖勝八面鋒。亦僅可應博議
純乎場屋之文。陳止齋葉水心之學。問雖勝八面鋒。亦僅可應博議
而餘波及於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漢下承韓柳固不足。以繼北宋之軌
則有餘。勝於南宋之作遠矣。

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於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然其前猶可推溯。
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爲初唐人手筆。其書述其季
弟王績。字無功號東臯子作五斗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以意度之。殆擬陶
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者傳。皆散漫而不用力。於陶
氏爲近。不可不推爲唐代散文之發端。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擬賈太傅治

安策。於散體中爲有骨力。唐人視周爲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觴也。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於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結始爲譎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已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別鑄新詞。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風氣旣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然造詞之風。實非始於昌黎。唐闕史云。左將軍吐突承瓘。昌黎同時人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瓘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瓘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帚。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疊疊有知者。承瓘尤不欲

達於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行省闈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歛躬而往。至省寺。卽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原注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東廣。地毛爲坤毳矣。易左軍地毛曰東廣坤毳。則與稱龍門曰虬戶無異。以言者之無礙。聞者之立悟。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習。故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而昌黎稱爲文從字順也。今觀其文。代東方以丙。西方以庚。亦東廣坤毳之類。昌黎稱之者。以其語語生造。合於己意也。蓋造詞爲當時風尚。而昌黎則其傑出者耳。

歐陽永叔號稱宗師韓柳。其實與韓柳異轍。惟以不重四六爲學韓柳耳。

永叔題絳守居園池記。詆訶樊氏。不遺餘力。可知其與昌黎異趣矣。宋子京與永叔同時。皆以學昌黎爲名。而子京喜造詞。今新唐書在。人以澀體稱之。可證也。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子京之文。有盛名於時。及永叔之文行。趣之者皆崇自然。於是子京之文。不復見稱道。故知文品不合於時代。雖王亦不行也。

唐末迄於五代。文之衰弊已極。北宋初年。柳河東開穆伯長修稍爲傑出。河東文實不工。伯長才力薄弱。而故爲詰屈聱牙。於時王禹偁所作。實較柳穆爲勝。惟才力亦薄弱耳。禹偁激賞丁謂孫何。宋史丁謂傳云。謂與何同袖文謁禹偁。禹偁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二人之文。今不可見。穆伯長弟子尹師魯。洙文頗可觀。蘇子美欽亦佳。師魯

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師魯簡鍊。永叔搖曳爲異。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
防也。蘇子美仕不得志。頗效柳州之所爲。永叔亟稱之。此二家較柳穆王
三家爲勝。又永叔同時有劉原父。敬才力宏大。司馬溫公文亦醇美。今人
率稱唐宋八家。以余論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蕭穎士獨孤及梁肅韓愈
柳宗元李翱六家。皇甫湜孫樵不足數。宋則尹洙蘇舜欽劉敞宋祁司馬光歐陽修
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蘇門如秦觀之。淮海集蘇過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出東坡
之窠臼。故不取。元結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稱唐宋十七家。茅鹿門之所以定爲八家
者。蓋韓柳以前之作。存者無多。宋初人文亦寡。六家之文。於八股爲近。韓
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爲八家耳。

權德輿年輩高於昌黎。文亦不惡。惟少林下風度耳。明臺閣體卽自此出。

杜牧之文爲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惟粗豪泰過耳。近桐城陽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爲論文之準。然則權德輿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雅健並行。二家所短。若依此選文。唐可八家。合權杜數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蘇過數之允爲文章楷則矣。雅健者文章入門之要訣。不僅散文須雅健。駢文亦須雅健。派別可以不論。乾嘉間朱竹君筠筥河文集。行於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臺閣一路。姚姬傳笑之。以爲筥河一生爲文學宋景濂。永遠是門外漢。是故雅而不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明於雅健二字。或爲獨行之文。或爲著作之文。各視其人力以爲趣舍。庶乎可以言文。

繼此復須討論者。文章之分類是也。文心雕龍分爲十九類。古文辭類纂則爲十三類。今依陸士衡文賦爲說。取其簡要也。自古惟能文之士爲能

論文。否則皮傅之語。必無是處。士衡文賦。區分十類。雖有不足。然語語確切。可作準繩。其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十類以外。傳狀序記。士衡所未齒列。今案家傳一項。晉人所作。有李邵傳管輅傳。全文今不可見。就唐人所引觀之。大氏散漫。無密栗之致。行狀一項。文選錄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一篇。體裁與後世所作不類。原行狀之體。本與傳同。而當時所作。文多質少。語率含渾。行狀文上之尙書考功司據始擬文爲質不加藻飾遊記一項。古人視同小說。不以入文苑。東漢初。馬第伯作封禪儀記。偶然乘興之筆。後則遊記漸孳。士衡時尚無是也。序錄一項。古人皆自著書而自爲序。劉向爲

各家之書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後世爲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無是也。此四項。士衡所不論。今就士衡所賦者論之。

詩 賦 士衡緣情體物二語。實作詩造賦之要。賦本古詩之流。七國時始爲別子之祖。至漢。子虛上林篇幅擴大。而古詩十九首仍爲短章。蓋體物者。鋪陳其事。不厭周詳。故曰瀏亮。緣情者。詠歌依違。不可直言。故曰綺靡。然賦亦有緣情之作。如班孟堅之幽通。張平子之思立。王仲宣之登樓。皆偶一爲之。非賦之正體也。

碑 誄 古人刻石。不以碑名。秦皇刻石嶧山。泰山瑯琊。芝罘。碣石。會稽諸處。皆直稱刻石。不稱碑。廟之有碑。本以麗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作碑文者。東漢始盛。今漢碑存者百餘通。皆屬文言。往往世系之下。綴以考語。

所治何學。又加考語。每歷一官。輒加考語。無直敘其事者。故曰披文以相質也。不若是。將與行狀家傳無別。魏晉不許立碑。北朝碑文。體制近於漢碑。中唐以前之碑。體制亦未變也。獨孤及梁肅始爲散文。然猶不直敘也。韓昌黎作南海神廟碑。純依漢碑之體。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則可。作傳卽不可。桐城諸賢不知此。以昌黎之碑爲獨創。不知本襲舊例也。昌黎猶知文體。宋以後漸不然。宋人作碑。一如家傳。惟首尾異耳。此實非碑之正體。觀夫蔡中郎爲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屬辭可以變化。若爲質言。豈有一人之事迹。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漢碑有稱誄曰者。知碑與誄本不必分。然大體亦有區別。碑雖主於文飾。仍以事實爲重。誄則但須纏綿悽愴而已。後世作誄者少。潘安仁馬汧督誄。乃是披文相質之作。

碑與誄故是同類。後世祭文。則與誄同源。

銘 箴 碑亦有銘。此所謂銘。則器物之銘也。崔子玉座右銘。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類。取其義。不取其文耳。張孟陽劍閣銘云。敢告梁益。是箴體也。所謂博約溫潤者。語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然則劍閣銘是銘之正軌也。箴之由來已久。官箴王闕。本以刺上。後世作箴。皆依虞箴爲法。楊子雲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餘篇。所與銘異者。有頓挫之句。以直言爲極。故曰頓挫而清壯也。張茂先女史箴。筆路漸異。尙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則失其步趨者也。

頌 論 三頌而外。秦碑亦頌之類也。刻石頌德。斯之謂頌矣。惟古代之頌。用之祭祀。生人作頌。始於秦碑。及後漢人作碑。亦稱頌曰是也。柳子厚

作平淮西雅。其實頌也。頌與雅後世不甚分耳。要以優游炳蔚爲貴。論者評議臧否之作。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論不足以發表其思想。故貴乎精微朗暢也。士衡擬過秦作辯亡論。議封建作五等論。二者皆論政之文。故爲粗枝大葉。而非論之正體。論之正體。當以諸子爲法。論名理不論事理。乃爲精微朗暢者矣。莊荀之論。無一不合精微朗暢之旨。韓非亦有之。但不稱論耳。論事之作不以爲正體。王褒四子講德論作於漢代。周秦無有也。文選錄王褒四子講德論。論事本非正體。當爲士衡所不數。蓋周秦而後。六朝清談佛法諸論。合乎正軌。崇有論反對清談。神滅論反對佛法。此亦非精微朗暢不能取勝。此種論唐以後人不能作。蓋唐以後人祇能論事理。不能論名理矣。劉夢得柳子厚作天論。似乎精細。要未臻精微朗暢之地。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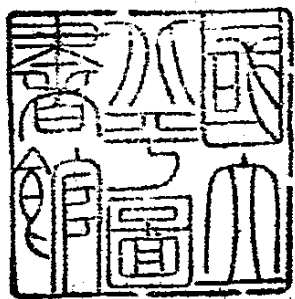
不能朗暢。故流爲語錄。

奏說。七國時游說。多取口說而鈔上書。上書卽奏也。縱橫家之作。大氏放恣。蘇秦范雎是矣。卽李斯諫逐客亦然。自漢人乃變爲平徹閒雅之作。以天下統一。縱橫之風替矣。平則易解。雅則可登於廟堂。此種體式。自漢至唐不變。至明人奏議。輒以痛罵爲能事。故焦里堂謂溫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盡。如楊椒山劾嚴嵩曰賊嵩。雖出忠憤。甚非法式。又如劉良佐劉澤清稱福王拘囚太子。是無父子。不納童氏。是無夫婦。又如萬曆時御史獻酒色財氣四箴。此皆乖於進言之道。自唐以來。奏議以陸宣公爲最善。旣平徹。又閑雅。可謂正體。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猶能遍覽。若在後世。正恐無暇及此。曾滌笙自謂學陸宣公。今

觀其文。類於八股。平固有之。雅則未能。甲午戰後。王湘綺嘗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詩書。摹擬漢作。雅固有餘。平則不足。於是知平徹閑雅之難也。說者古人多爲口說。原非命筆爲文。文心雕龍譏評士衡。謂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不悟七國游士。縱橫捭闔。肆口陳言。取快一時。確有煒曄譎誑之觀。然其說必與事實相符。乃得見聽。蘇秦之合從。非易事也。而六國之君聽之者。固以其口辯捷給。亦爲有其實學耳。國策言蘇子去秦而歸。揣摩太公陰符之謀。然後出說人主。由今觀之。蘇子亦不徒恃陰謀。蓋明於地理耳。七國時地圖難得。惟涉路遠者。知輿地大勢。荀子游於列國。故議兵篇所言地理不誤。自餘若孟子之賢。猶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入江也漢興。蕭何入關。

收秦圖籍。故能知天下形勢。否則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蘇秦居洛陽。必嘗見地圖。故每述一國境界。悉中事情。然後言其財賦之多寡。兵力之強弱。元元本本。了然無遺。其說趙肅侯也。謂臣請以天下之地圖按之。夫以草澤匹夫。而深知國情如此。宜乎六國之君不敢不服其說矣。後世口說漸少。惟戰爭時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於孫權。皆所謂譎訐者。後杜牧之作燕將錄。載譚忠爲燕牧。劉濟使說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說劉濟子忠。皆慷慨立談。類於蘇秦。頗疑牧之所文飾。非當時實事。昌黎作董晉行狀。述晉對李懷光語。亦口若懸河。晉服官無聞。此亦疑昌黎所文飾也。然則蘇秦而後。口說可信者。惟留侯諸葛二事。要皆煒燁譎誑。不盡出於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說爲不可易也。

綜上所論。知士衡所舉十條。語語諦當。可作準繩。至其所未及者。祭文準
誄。傳狀準史。今人如欲作傳。不必他求。祇依史漢可矣。行狀與傳大體相
同。惟首尾爲異。且行狀所以議證。明以來議證。不據行狀。則
之行狀。無所用也。序記之屬。古人所輕。官修書庫。序錄提要。蓋非一人所能爲。
若私家著述。於古祇有自序。他人作之。亦當提挈綱領。不可徒爲膚泛。記
惟游記可作。水經注。馬第伯封禪儀記。皆足取法。宋人游記。敍山水者。多
就瑣碎之處著筆。而不言大勢。實無足取。余謂文賦十類之外。補此數條
已足。姚氏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大旨不謬。然所見甚近。以唐宋直接周
秦諸子史漢。置東漢六朝於不論。一若文至西漢。卽斬焉中絕。昌黎之出。
真似石破天驚也者。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說源流。不明
不知昌黎亦有師承。余所論者。
似較姚氏爲明白。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許 印

（非賣品）

章氏國學講習會出版
蘇州錦帆路五十號

文新印書館承印
蘇州景德路七十六號

21